

2009 年武漢、荊州訪查報告

黃旨彥（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王安泰（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博士）

緣起

筆者於 2009 年與游逸飛（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生）、李昭毅（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陳珈貝（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及系友劉欣寧（現為京都大學文學科博士生）等一行六人前往大陸訪查。透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邢義田教授居中牽線，我們得以實地參訪武漢、荊州二地的學術單位及文化遺址，從中獲益良多。

行程安排上，根據出訪成員的研究志業，分為先秦遺址，以及秦漢文物、遺址兩大路線。探訪先秦遺址的路線包含商代盤龍城遺址、東周楚都紀南城遺址、東周熊家塚楚墓，再輔以湖北省博物館楚文化館及荊州博物館珍品陳列館之展品，得以對當地楚文化獲得初步的視覺印象。

至於訪查秦漢文物、遺址乃是本次參訪的重頭戲，因此我們除了前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荊州博物館外，也實地探訪鳳凰山 168 號漢墓、張家山 247 號漢墓及松柏漢墓等遺址，並前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拜訪，與該中心的師生交流。行程豐富，令人大開眼界。



▲圖一 盤龍城遺址模型局部



▲圖二 一行人於盤龍城遺址入口與劉森淼主任（右一）合影，左起：黃旨彥、李昭毅、陳珈貝、王安泰、游逸飛、劉欣寧。

一、先秦遺址、文物參訪

(一) 商代盤龍城遺址

盤龍城遺址發現於 1954 年，1988 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目前發現商代最早的南方據點，其遺址包含兩座大型宮殿基址、盤龍城外城垣、王家嘴及楊家嘴手工作坊遺址、李家嘴墓地等。

9 月 2 日下午，武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永康副所長驅車帶我們前往盤龍城遺址。由盤龍城遺址博物館籌建處劉森森主任帶我們一行人實地探勘盤龍城遺址的城牆部分。目前大部分的遺址都深埋在地底下，以野茅植被固著保護，除了地表上清晰可見的夯土城牆外，諸如房屋與宮殿基址均被植被覆蓋。劉主任表示，他們主要根據地表鑽探來確認地下是否有基址，除了現有的宮殿基址外，楊家嘴一帶也發現大型建築基址。

盤龍城目前的發掘成果主要收藏於湖北省博物館，籌建處內附設的展覽廳主要展示石器，至於青銅器均非原件，與湖北省博物館規模相比，簡陋許多。展廳中比較特別的是還原了一處李家嘴發現的墓葬，及墓中散落的陪葬物。博物館據實際的宮殿基址製成復原模型，同時展示具有代表性的青銅器、玉器、卜骨及陶器。

據劉主任表示，原先預備將盤龍城遺址群規劃為保護區，鄰近地區則發展成觀光據點，然而其事淹遲未行。隨著盤龍鎮即將發展為武漢第四大鎮，許多開發商陸續入侵其周邊地區，這幾年來儘管發掘工作暫緩，規劃為觀光保護區的計畫無望，但劉主任仍致力於保護遺址區的完好，不讓道路或林立的

建築破壞遺址。



▲圖三 商代盤龍城城牆遺址



▲圖四 商代盤龍城城牆遺址

(二) 東周楚都紀南城遺址

楚紀南城遺址位於湖北省江陵縣城北 5 公里處，於 1961 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悉遺址曾發掘出夯土城牆、城門數址、宮城臺基、下水道及水井等，增加後人對春秋戰國時期城市的認識。據信，紀南城為楚國首都郢都的遺址，一直到秦將白起率兵拔郢之後，此城才被廢棄。

學術交流

紀南城的保存狀況並不好。9月4日，荊州博物館退休研究員彭浩先生帶領我們登上紀南城地勢最高的烽火臺，遙望古城牆，東牆為公路所壓蓋，西牆尚可見，即是圖五小房子上方那道白色城牆，可見雖然遺址上大體以植被覆蓋保留原貌，但原城址內部土地已被開闢為農田，大部分的夯土基址如同盤龍城一樣為人所不察。若非識途老馬引路，乍臨此地，必然無法按圖索驥，看出個所以然。



▲圖五 紀南城城牆遺址



▲圖六 彭浩老師為我們解說紀南城遺址附近地形。



▲圖七 穿梭於熊家塚陪葬墓之間

(三) 熊家塚

離開紀南城後，我們接著去參觀熊家塚。該處距紀南城約 26 公里，於 2006 年 8 月進行搶救性發掘，現已設置專門研究與保護單位，並收取門票。

熊家塚遺址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有相當數量與規模的車馬坑，由此可推斷墓主生前應是楚國高級貴族，極可能為楚王。熊家塚主體為一墓道朝東的主塚；北面為陪塚，推測為夫人墓；西面為車馬坑，由一座大型車馬坑及數十座小車馬坑組成，特別的是大型車馬坑位於主塚及陪塚西面，規模宏偉，推測為主塚及陪塚共用的車馬坑。同時在主塚及車馬坑附近發現多處祭祀坑，當地導覽表示，祭祀坑有天圓、地方二種形式，分別用於不同場合。

當地導覽帶我們登上主塚頂部，遠望整個熊家塚，大致了解形勢之後，就帶我們進入大型車馬坑中參觀，已經發掘出來的墓坑都以藍色屋頂的溫室加以保護，車馬坑中有大量車馬陪葬，並且可以區分出不同形制、等級，隱隱然是一大型車隊。除了一般的一

2009 年武漢、荊州訪查報告

車兩馬外，坑內甚至出土一車四馬及一車六馬編制的車隊。在與主塚相對之處，有夯土牆區隔出多輛駟馬車及六馬車，其中有一輛馬車特別又以夯土牆區隔出獨立的空間，推測可能為墓主人生前慣用的馬車，是以雖為一車二馬，但是馬匹之健壯，異於他馬。參觀的當下，許多工作人員正在坑內為車馬遺骸上藥水，以利保存，預料以後可能興建原址博物館讓觀光客遊覽。

導覽又帶我們一行人參觀其中二座陪葬墓（圖七），這兩座陪葬墓均位於主塚附近，出土的玉器數量比較多，質地也較優良，推測可能為墓主較為寵愛的侍妾。其中一座陪葬墓的棺槨保存良好，另一座稍見毀壞，但可見移放棺槨的工具遺跡。熊家塚陪葬墓所出土的玉器主要於荊州博物館內展覽，該館除了將熊家塚陪葬玉器以成套、成組的方式展覽之外，也將其中若干龍形玉佩與荊州不同時代、地區所出土的龍形玉佩合展，讓遊客可以比對其風格特色。



▲圖八 參觀湖北省博物館與王紀潮老師合影

（四）參觀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博物館及荊州博物館

如前所述，許多出土文物都已經送到當地博物館保存，因此我們分別於 9 月 1 日參觀湖北省博物館、9 月 2 日參觀武漢博物館，最後於 9 月 5 日參觀荊州博物館。

湖北省博物館為國家級博物館，其中有三個展廳展出楚系文物，包括蜚聲國際的曾侯乙墓、九連墩戰國楚墓、盤龍城及楚文化館，陳設多樣諸侯王等級的禮器、豐富的樂器、楚系風格的佩飾兵器與車馬器等，其中許多皆名列國寶級藏品，令人目不暇給、流連忘返。

武漢市文物考古所李永康副所長則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教授的安排下，讓我們參觀武漢博物館的庫房，親眼見識江夏丁家嘴楚墓於 2009 年年中的挖掘成果，包括出土竹簡、陶器、漆木器等文物，以及漢陽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石嶺村楚墓青銅禮、樂、兵器和玉器，許多都是新發掘或未全面公布的材料。

這些出土文物，部分仍以水盆盛放，有待進一步處理。庫房架上陳列銅劍與劍鞘，品質較武漢博物館展廳所陳列者為佳。另一邊的架上陳列一組精美的陶製仿銅小鼎，該墓亦出土許多精美的漆器。李副所長推測墓主應為女性，出身顯赫家族，得享高規格的隨葬品，但是身故時家族財力不足以支持製作大量青銅禮器，故改以隨葬仿銅陶器。這些已經過復原處理，但未及展示的楚文化遺物，應是早些年於沌口楚墓出土的文物。

隨後李副所長安排考古室的人員帶我們參觀武漢博物館。武漢博物館為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不過展場規模與湖北省博物館相較略小，特別規劃有以武漢為中心的歷史展廳。此外，我們訪視時，該館正推出「銅鏡的故事」特展，依紋飾分類，展出百餘方銅鏡，其中質量均佳的上品，琳瑯滿目。

荊州博物館設有兩棟珍品陳列館，分別展示荊州鳳凰山 168 號西漢墓，及古代漆器精品展與楚漢織繡品展。另外當時還有荊州八嶺山連心石料場西晉墓文物與荊州魯家山古墓出土女屍專題展二項特展。能近距離親眼得見鳳凰山 168 號西漢墓的男屍和荊州魯家山古墓的女屍，令人印象相當深刻。

荊州博物館庫房一樓正在復原棺木，二樓放有維修到一半的瑟及漆案，其紋樣與色澤俱透露出楚系文物的特色。荊州博物館內的珍品陳列館藏有馬山 1 號楚墓及鳳凰山 167 號漢墓出土的大量絲織品，製作精美、保存完好，還藏有至今發現最早的一件褲子，當地導覽戲稱為「天下第一褲」，其來有自。



▲圖九 與彭浩老師於荊州博物館前合影

二、秦漢時期遺址、文物考查

(一) 參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前身為楚文化與楚地文獻研究所，成立於 2003 年，2005 年時改稱為簡帛研究中心，致力於簡帛文獻的解讀與古文字研究，並聘請專任助理設立、管理「簡帛網」，以為海內外同行交流的學術平臺。我們一行人於 8 月 31 日下午拜訪陳偉老師，參觀中心內的資料室，並透過他的安排，與中心的李天虹、凡國棟、何有祖等教授，以及羅小華等研究生座談，進行交流。接著參觀簡帛中心的書庫，陳老師並為我們介紹該中心的紅外線設備，協助辨識肉眼看不見的竹簡墨跡。

(二) 調閱《二年律令》實物及新出土漢簡

此行多數成員均曾參加邢義田老師主持的「四分漢簡讀誦書會」，研讀張家山 247 號漢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因此 9 月 3 日的重要任務，便是前往荊州博物館借閱原件，查證釋文與紅外線圖版不清之處，並借地利之便，一睹新出土漢簡。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簡已經過脫水處理，每枚簡均以兩片玻璃版夾住保存，有些簡的字跡已經模糊。整體而言，實物的清晰度不如圖版及紅外線攝像，因此成員屢向彭浩先生請教疑難。同時，我們也一覽新出土的張家山 M336 漢簡十餘支（圖十一）、印臺漢簡、松柏漢牘、周家臺秦簡及謝家橋漢牘等。張家山 M336 漢簡尚未脫水處理，放在試管之內保存，定期補充蒸餾水以維持現狀。同行成員表示，這些簡中有一部分可與

2009 年武漢、荊州訪查報告



▲圖十 張家山 M247 漢簡識讀



▲圖十一 張家山 M336 漢簡識讀



▲圖十二 筆者之一王安泰於荊州博物館檢視保存於試管中的印臺漢簡。

《二年律令》對讀，互相補充。其餘簡牘均已經脫水、拼接處理，其中一部分已經公布，如松柏漢簡〈令丙九〉，也有若干是尚未對外公布的統計文書及傳律。

此外，9月1日參觀湖北省考古所時，我們也得以見到2006年甫出土的睡虎地M77號墓漢簡。這批漢簡目前盛放在不同水器之中，正在進行拼接整理。根據筆者瀏覽的印象，有一些簡牘字跡仍然清晰可辨，不過也有若干盆全是碎片。接待我們的蔡丹主任表示，睡虎地漢簡有些殘斷得厲害，基本上無法修復，發掘簡報中提及的書籍類頗屬其中，令人大感遺憾。這批漢簡目前由湖北省博物館及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合作識讀。

湖北省博物館特別設有「書寫世界——戰國秦漢簡牘」的展廳，廳內展示出土簡牘中文字清晰、又有代表性的簡牘。展示的內容變化多端，除了著名的《老子》、《太一生水》等經典外，也展示了睡虎地秦簡日書、家信等比較貼近庶民生活的簡牘。特別的是廳內亦展有「艮山圖」、「人字圖」及「直室門」等占卜用圖簡，並附圖解說明，展現簡牘的多樣面貌。

（三）走訪荊州出土漢墓遺址

9月4日，我們租了一輛小巴，實地參觀鳳凰山168號漢墓、張家山247號漢墓及松柏漢墓等遺址。松柏漢墓位於楚都紀南城遺址附近，於2004年底進行搶救性發掘，其現址如圖十三所示，位於左邊小房子與電線桿之間的稻田下。張家山247號

學術交流

漢墓方向難尋，彭浩先生帶領我們找了四次方向才順利進入現址。張家山 247 號漢墓由於當地民眾取土燒磚而露出，並於 1983 年進行搶救性發掘，發掘完畢後，當地民眾又繼續取土下挖數丈，因而移山成水，如今已成一汪水塘。彭浩先生表示，當年還可以憑藉推土機判明該墓位置，現在推土機已經移走，只能藉由岔路口大致推斷原址所在。

鳳凰山 168 號漢墓屬於鳳凰山十號墓群之一，於 1975 年發掘，出土許多陪葬文物與一具保存相當完整的男屍，這些文物與古屍均在荊州博物館特闢展廳展示，並輔以屍身的檢驗報告。據悉，墓主下葬後，一方面由於棺內帶有防腐的藥品，另一方面墓坑又長期維持恆溫、恆濕，所以古屍自西漢維持至今都沒有腐壞。168 號漢墓現址為私人果園的一部分，今日仍然維持一個大坑的模樣（圖十四）。據稱，出土大量絲織品的 167 號漢墓即位於附近，當時開掘 168 號漢墓所挖出來的土即用以回填附近的漢墓。

結語

感謝臺大文學院與歷史系的資助，與諸位師長的協助，讓我們有機會進行這次參訪活動。在長達七天的時間裡，我們親眼看到陪葬品出土的環境，並得以近距離觀察感興趣的文物，不但能檢驗從書本中獲得的知識，還能記錄簡牘上的勾識符號等通常未在考古報告上載明的資料，令人記憶猶新，著實有不虛此行之感。



▲圖十三 遠望松柏漢墓現址



▲圖十四 鳳凰山 168 號漢墓現址

後記：

本文初稿由兩位參訪成員共同撰寫，最後定稿由游逸飛及陳珈貝協助校閱、修訂，謹此致謝。